

MANYOU DE REN

漫游的人

王倩茜
著

也有人执意要离开。

所有的人都成了老虎沟的记忆。

下来。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漫游的人 / 王倩茜著. —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22. 9

ISBN 978-7-5468-2230-3

I. ①漫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2)第171535号

漫游的人

王倩茜 著

责任编辑: 王倩

装帧设计: 孟孜铭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新闻出版大厦

邮箱: 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0931-2131397 (编辑部)

0931-8773112 0931-2131387 (发行部)

兰州银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7.375 字数180千

2023年2月第1版 202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~1000册

ISBN 978-7-5468-2230-3

定价: 4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自序

21XU

把时间拉回 1958 年的 3 月，祖国一声号令，我的外公外婆双双奔赴北大荒。70 年代，“扎根边疆一辈子”的誓言，终究熬不过乡愁侵袭的悒闷。在患上严重的胃溃疡后，外公切除四分之三的胃。这终于击垮了他们。于是，他们含泪挥别患难战友，又一次收拾行囊……

这个从北方来的大家族把自己原有的故土吹散在风中。梦想着团聚，只是因为要团聚，他们决定搬迁。老的并没有太老，小的也快要成年。滚雪团一样，拥簇着，坐着绿皮火车驶进秦巴山脉的汉水谷地——十堰市。

1972 年，崭新的湖北十堰，全家终于重逢。那是一个饱满而有活力的家族，有我的舅舅、小姨、太奶奶，以及外公弟弟全家、外公小妹妹全家。

其时，他们只是那个年代迁徙力量中的一分子，再一次以开拓者的身份，扎进深山，决意把青春奉献给鄂西北这座古老又年轻的汽车城。

我，我们，我们所有家族的人，都以为这是一个短暂

的开端。那个开端叫作“客居”。

我18岁离开十堰，回头认真审视家乡时，已过而立之年。我想把十堰置身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（尤其是改革开放后）来审视，1972—2022的50年，十堰主城区内核的部分面目。更多的是来自女性视角的审视与思考。

不得不提到的是，鄂西北这座最大的城市，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，一群流淌着热血的人，在祖国的期盼中从南北汇集而来，一代又一代，在这座陌生到熟悉的土地上发芽、成长、衰老。他们是小人物、个体或是家族，融汇在一起成为一股力量；他们建设、丰盈十堰历史的同时，见证着历史，在时代的沉浮里悄然变化，最终成为历史的一部分。

是为致敬。

致敬把毕生奉献给祖国的开拓者们。

致敬我年轻的苍老的家乡人。

目 录

MULU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001 | 老虎沟 |
| 037 | 人间黄酒 |
| 050 | 江苏路 3 号 |
| 070 | 告别 |
| 081 | 汉江水 |
| 094 | 漫游的人 |
| 124 | 还剩下些什么 |
| 136 | 孤勇的人 |
| 174 | 生活图景 |
| 186 | 鱼庄主人 |

外篇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|
| 195 | 太阳刚刚升起 |
| 204 | 让风继续吹 |
| 217 | 山民 |

老虎沟

我自小在十堰长大，我的外婆却是大连人。近半个世纪前，她从千里之外的东北来到鄂西北一片陌生的土地。

十堰城中心的五堰和六堰之间，有一条老虎沟。老虎沟没有老虎，只是山沟。沟口有三条山沟岔道，岔道和岔道中间全是山，一条小溪把它们串联在一起。

我们家族的历史从老虎沟开始。四十多年来，老虎沟把我们联系在一起，也分开我们。有人执意要留下来，有人执意要离开，所有的人都成了老虎沟的记忆。

一

1975年，黑龙江邮来的老木料家具挤满十堰柳林沟招待所，其上隐隐还有上过蜡的气息，外婆一件一件抚过来，餐桌、扶手椅、五屉柜，全都在。家还在。

整个十堰城就是小村镇，绿色的植被，褐色的灰土，翻个底朝天都买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。

幸好在虎林没有丢掉。外公外婆听从了朋友的意见，提前两个月在虎林寄出了一众家当。除了锅碗瓢盆，还有东北林场的杉木五屉柜子——那是兴趣浓时二人亲手刷漆打制的。结婚时的大皮箱子则是更早投放到了南方。最先来的也是这两个大皮箱子。两个箱子里装满衣服，

每一件大衣服都裹着孩子的小衣服。他们将狗皮背心、大皮袄子在床上铺成一排。浑厚的衣服与南方的阴冷天气一点儿也不违和。

外公从箱子里翻出一只口琴，翠绿色的。他用手绢擦拭干净，吹了起来。欢快的曲调，清清冷冷，听不出是什么歌。外公的眼睛越来越朦胧，他的青筋在脖颈上抽动，他闻见了北大荒的泥土味。野草在颤动，四合的暮色里，没有听众，无名的曲调如泣如诉。

只是，停滞在招待所的几个月，老家具不堪重负，没有愈发油亮，反而沾满了灰尘，怎么都擦不干净。肮脏，而更显得多余，它们渐渐阴冷，和主人们一起散发出沉重压抑的气息。

城镇的建筑没有踪影，路上往来的面孔都是陌生的，山里清凉，十堰城用阒然无声迎接他们。外婆心里惶惶不安，她侧在餐桌上备课，英语教材被反反复复翻动，一页，两页，翻到最后一页，丢到了一边，什么都没有装进心里。不，是未知侵入她的心里。辛苦跋涉才换来的生活，成了一大团混沌，别无他物。她感到窒息，命运如此了了。沟里的风凉凉的，好几次，她站在风中，灵魂出窍，拐弯的山口快要把她吞下去。

好在六堰中学对她施予厚爱。课间，衣单天寒，她咳嗽着，嘴唇没了颜色，当地的同事第二天就给她带来衣服，让她心里暖暖的。几个学生调皮，一句一句给她念顺口溜，全是半猜半懂的方言，让她哭笑不得。

山沟里面把楼盖，不分城里和城外；

下雨打伞头还歪，工厂里边种白菜；

红薯叶子当菜卖，石头当成黑煤块；

一条街道通老白，电话没人走得快；

汽车进城要人拽，来到十堰跳起来。

胡思乱想全部纠缠在脑袋里，这番情景感染了她。大半年后，忽然一切有了剧变——十堰半导体厂的领导侠义相助，给外公分到了一套老虎沟的房子。

没想到，山的背后，是更雄阔的山。平地是开山填沟换来的，平地上散着农村建房，它们衰老得变了样，气息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。

半导体厂的大院在老虎沟的一条岔路里，被一股浓浓的泥巴味包围着。大院被分割成了两半。一半在大门的右手边，就是半导体厂房。大家称其为车间。车间里的东西密密挤着，又隔出了一块空地。空地里忙碌的不是工人，而是哞哞欢叫的牛群。

另一半是一排破败的红砖平房。有一间是他们的第一个家。平房又叫职工宿舍，里头一道住着的十来户，都是外公的同事。一家门口一个蜂窝煤炉子，炉子里的烟随风摇曳着。

红砖已经褪了色，成了灰白的疤。墙壁太老，被撕出了裂痕，所以风尘不费力就吹了进来。山里的冬天很快把平房淹没了，日子又成了零碎。进屋没有热炕头，蜂窝煤炉子是别人用旧了的，火苗颤颤巍巍。炒好的菜才端上桌，转身就冷掉了。

筒子楼四十平方米的陈年旧房，却让外婆的嘴角柔软了不少。大木板隔出里外两间房，她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洗水泥地、擦玻璃、糊报纸，指挥着把屋里的家具一件件摆置好。毕生的积蓄都塞了进去，大半年的漂泊痕迹也清除得干净。房间里灌满了寒气，却又简朴洁净。生活像锯齿。一轮一轮磨合得不太轻松。但是，他们终于找到了回家的钥匙。

老虎沟——

老虎沟与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中的深山老林黑龙沟并没有关系，也从未有老虎出现。反而市委、市政府的所在地六堰山，十堰老百姓无人不知。贫瘠的老虎沟听得见鸟叫声，从湿湿的山谷那边传来。日光远了，暝色弥漫的时候，糯米黄酒的香气又会钻进外婆的鼻腔，备课都有了趣味。

外婆骑自行车到六堰中学上班，一天来回四趟。从老虎沟的泥巴路出发，骑自行车往六堰中学走，山山水水里的空气钻进头发里，再慢慢散开，心情也如细浪淘过一般清澈。

我的舅舅再一次问：“为什么琳妹妹不能上幼儿园？她都四岁了。”

“等过阵子再说。”外公解释。他们刚刚才安顿下来。

“等一阵子”似乎就是戏言，城里没有幼儿园。这里从来不缺丛密的山林，可是没有柏油路，甚至连街道都没有，房子全长在山里。可这里没有幼儿园。我小姨却对什么都不会厌倦，她在房间各个角落翻翻拣拣，总想探索点什么。天气好时，她赤足在前廊和小狗爬着玩，又在整个半导体大院里漫游。倒立着到处张望，她的眼睛在蓝天和绿山之间。大人们忙工作，没有人跟她讲话，她和几只土鸡一起研究泥巴地。脏泥沾满了全身，她挖出一颗一颗的卵石。

后来，她的胆子更大了，冒着险翻到小山岗上，对着天空高声唱歌。

若要盼得哟红军来，

岭上开遍哟映山红……

二

歌声撞进了人的心，它有回忆，在每一个人的身体里生根。

1974年，黑龙江虎林县（今虎林市）的冬天已经过去，北大荒的土地平静了下来。街面的雪色还有些斑驳，枝叶晃动，藤蔓和花朵纠缠着爬进了一楼的小窗，一团一团的，色彩艳丽。清晨，外婆从外面的厨房端进来一盆白米稀饭，随即双手又颤抖起来。

“胃又疼了？”

她看到外公弓在床上，腿也蜷缩了起来。

“嗯。”

外公屏住呼吸，把拳头顶在胃的位置，镇定地皱着眉头，让自己不那么落魄。他盯着贴在墙上的旧报纸看，1973年，一条条旧新闻在眼前飘荡，就快腐烂了，那么暗淡无常。而未来的日子更是毫无形状。一只飞虫慢慢爬过他的脸庞，他的脸庞消瘦得厉害，塌陷成老人，早已没有初来东北时的英姿。他忍耐着，无力去拍打，飞虫又一闪，扑到了报纸上。

花团还在开着，可一切开始凋零。春日，外公翻读郭沫若的书，读到《痍死的春兰》里“囚牢般居室的庭前，痍死了两盘春兰”，他苦苦叹息。他越来越像个病人。

东北的春天少了凛冽的寒风，气候干爽，但也留不住外公南归的心情。他有十几年没有见过大女儿了，他的父亲和母亲也在老去的日子，盼他回武汉。他和外婆在春天第二次申请了返乡。第三次，愁肠百结的，前前后后来往了好多电话，和认识的人，和陌生的人，诉说他们无助的命运。似乎，故乡的一切都在那些话里。没想到，结果依然糟糕，大量的时间花费过去了，日子还是无关痛痒地熬着。放下电话筒，他们渐渐说不出来话了，心情变得极度沉闷。电话不再响起来，

那是希望一点一点焚成灰尘的感觉——武汉回不去了。这几乎变成了铁证。

“早就知道结果会是这样。”外婆说。她的眼睛都快要熬肿了，什么药都帮不了她。

外公是有预感的，当命运卡在了时代的缝隙里，那么身不由己就成了一个预兆。他的父亲被划分为“黑五类”，所以他自己也成了有“问题”的人。只是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“问题”真的变成了沙砾。

从部队转业后，他刚过而立，成了虎林农机厂的工程师。这个新晋青年却自觉是有“问题”的人，所以愿意变成一只绵羊，开始低着头活着。一年又一年，逐渐囊中羞涩。接着，“老绵羊”又心甘情愿到更艰苦的化工岗位刷油漆。虎林小城的冬天漫长阴冷，全是黑白底色，一直往东走，边界线就快到了，那是一片没有边际的异国。他再无办法瞭望未来的日子了，精神一天又一天困顿起来，身上开始沾上油漆，黑白的，或是彩色的，总要费力才能洗掉。

然而，油漆并没有改变生活，生活依旧是一成不变。他的眼神更加空洞，头发更加零散，走起路来身体歪歪斜斜的。人是奇怪的动物，有时渺小得连自己都漠然，疾病的突袭、皮囊的艰辛算不得什么。好多个冬天过去了，他变成了这样的人：回家，劳动，懦弱，迟钝，摇摆不定。他的人生，正在滑进漫长的隧道。

1974年，真正当头一棒的，是精神的崩塌。这一切交汇于心，让他吃不下饭，吃不下努力适应中的东北杂粮，他无比思念南方的大米，饥饿感让他精神更加涣散。一年一年，他走路弓起了腰，还大把大把地掉头发，他的脸颊也滚烫滚烫的，身体里全是恹人的药味。

疼痛，疼痛，胃止不住的疼痛。

“身不由己”的病症，让外公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。当年激情燃烧，从北京部队直奔北大荒，开荒，修良田，搭工棚，在一望无际的荒地上吃高粱大豆，无法好好地消化，直到把胃吃得流血。一个夜晚，虎林大雪，外公颤颤地收工回家，他一面用手顶住胃，一面用靴子在雪地里踏出一条路。然后，他跪在地上呕出几口鲜血。那晚他一脸杏色地被架上手术台，手术切除了他二分之一的胃。推出来时，他变成了肋骨凹陷的老人。

谵妄状态里，外公在一遍遍喊着故乡。时间就是他的刀疤。他在武昌黄鹤楼脚下长大，十多年来，他踩在东北陌生的土地上，屡望黄鹤楼的方向，试图理解一千年前崔颢的心境。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既然是开元盛世也留不住的黄鹤，一千年后，黄鹤楼也就成了他心底深邃的哀伤。有一天夜里，他做了一个梦。他站在长江边，怎么也寻不见黄鹤楼。黄鹤楼找不到了，家也就消失了。他哭着跑上长江大桥，江水变得很高，天空也在变高，江边没有黄鹤楼，云层灰白灰白的，天边只传来他空旷的回声。

他脸色苍白地惊醒了，从病床上爬起来，看了一眼镜子，这一瞥让他害怕。镜中是个瘦骨嶙峋的老者，一米八五的个子，干核桃一样蜷在衣服里。死神就等在镜子里，他的脸颊衰老了，嘴唇越来越乌紫，面孔黧黑，染上了狰狞的影子。他闭上了眼睛，手指踉踉跄跄地抓着头发，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都无法在北方安稳，还要把南方的家忘得一干二净。是不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？

那些日子里，外公的话有时会说得过头，但又像是要解除魔咒一样，

不停止地念念叨叨。“你说，我们为什么回不去？越是回不去，越是想啊想。死都不瞑目了。背井离乡的罪愆啊，武汉啊——湖北啊——”

申请的一纸书一寄再寄，仿佛永远也落不到中原大地。直到一天，空气里初夏的松脂味越来越浓，树干渐渐清晰，萌发了新枝，恍若身体又有了回音。这一次，他无法再次置身事外了。

这天，“十堰”两个字忽然出现在妹妹锦锦寄给他们的信件里。外公和外婆把信读了好几遍，纸张软软的，带着南方的水气和米香。生分的“十堰”和温暖的“欢迎回来”让他们茫然失措。

锦锦在信里说，他们已经在十堰待了一年，日渐习惯了鄂西北小城的生活。而促使他们来到十堰的原因，是热烈响应国家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。毛主席说过，中国这么大，光一个一汽制造厂是不够的，要建设第二汽车厂。所以，她和青浦马上就从襄樊农科所申请调到了十堰，在这里开启了红红火火的革命生涯。

书信里还夹着一张照片，崭新的，黑白的。锦锦穿着长裙子靠在一棵树下，一个肿眼皮敦厚面貌的男人牵住了她的手，目光炯炯。远处是山，还是山。锦锦在照片的背面写下一排小字：

1973年，和青浦在十堰。

信里说，他们曾经犹豫了很久，到底是回青浦的南阳老家，还是去三线十堰。青浦性格果断，判断在新十堰会更好。她相信自己的爱人，认为这个选择无比正确。

信里又写满了期待：十堰山沟沟里到处都是东北话，十堰需要技术人才，哥哥，你们一个是工程师，一个是教师，你们能来吗？

来来回回读了好多遍，外公把照片和书信锁进了抽屉。他盯着窗

外看，一切如故，花团正自繁茂，越开越艳丽，花瓣是潮湿的，全是迷人的水汽。最近几年，即使身体和精神都抱恙，也完全留意到了，他身边的邻居、朋友、同事，都在背井离乡地搬迁。大家嘴里说到三线建设，说到西部的大山里建起中国的工业基地，说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壮举，摩拳擦掌，全身燃起沸血。

他在大病初愈的这段日子，嘲笑自己太不够果敢，未想过参加到建设三线中。但此时他恍然大悟，这正是一场冥冥之中的时代感召。

外公又翻出了旧报纸，他查到，1969年9月，第二汽车制造厂大规模的施工建设在十堰开启了，这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。这些年，长春一汽对二汽的支援很强，派出百名干部参加二汽的筹备，还派去大量管理干部、工程技术人员。1969年，上面下发通知：决定撤销“郧阳十堰办事处”，成立湖北省十堰市。

他自1952年从解放军高级防校无线电专业毕业后，一直在部队从事无线电教学工作，军人的血性再一次汹涌而来。当年一腔热血甘愿贡献青春，主动要求去边疆，去离家最远的祖国最北的黑龙江。而今，再次报效祖国的方法唯有此。而回家的办法亦如此，这是时代送给他的新家乡。

他看了一眼镜子，手术后，他壮实了一些，凹陷下去的脸颊又平了。他看向窗外，毕恭毕敬地敬了一个军礼，无声地说，该走了。

离开在即，他们开始捆装打包。

1975年的3月，他们返回湖北大地。团圆是在一个有阳光的日子，那天的积雪绵绵的，踩上去发出咔嚓咔嚓的清脆声响。火车南下了三天三夜，最后绕开了江汉平原，往西北奔去。与江汉平原比，沿途的

景物索然无味，没有太多变化；只是在接近鄂西北后，开始不断被山群包围，大山被铁道辟成了两半，和大山同样坚实的，是中原的泥土地。火车在山洞里钻进钻出，车厢暗一阵，又明一阵，记忆也随着明暗翻过一帧又一帧。鲜草的清香引爆了他们的情绪，这应该是舒适晴暖的一天，悠长又乏味。北大荒的昔日时光一瞬，又如长夜离去前公鸡在长鸣的寂寥，怅然所失。

他们的座位对面同样是几个东北人，从一汽来十堰工作。他们无比兴奋地说，一汽是全国人民支援下建设起来的，人员来自五湖四海，现在为了战备需要建新的汽车工业基地，他们就来了。外公外婆也是在这一路才知道，大概在1970年的时候，一汽总共支援二汽4200多人，这是一汽建厂以来输出人才最多的一次。

锦锦新来的信里告诉他们，大山里是通火车的，1969年的时候，铁道兵和沿线各地民工就为建设襄渝铁路奋斗了。两年的时间，这条人力挖出的铁路终于通车到十堰。锦锦说，如果他们1974年能来，也许可以赶上十堰火车站的竣工。

火车钻进隧道里，他们看着车窗，窗外幽亮。不可思议地想象着，一把风枪，一把铁锹，一辆推车，一双手，那就是铁道兵们打隧道的工具。火车开向未知的生活，攀爬着一根根枕木、一段段铁轨。倒映在窗户上的影子，是两个大人，两个孩子。儿子和小女儿，十几岁和几岁，稚嫩而又昏昏欲睡的小面孔。耳朵开始鸣叫，外婆用手指把女儿的头发揉了揉，接着堵住了她的耳朵。

火车在坚致的山群里走着，依山傍水，一点点进入新城，沿着青色的血管，裹挟着外来的杂草、沙砾。如同他们这些外来者，一边匍

匍前行，一边又重整旗鼓。外婆看着玻璃外，天色暗下来，眼前的山里刚刚推开千年的大门，一片荒凉，比北大荒还要荒凉。终点还很遥远。火车又一次钻进隧道，外婆的耳朵鸣叫起来，浊气和烟熏让她的内心波澜起伏，她给孩子们小声哼起俄罗斯的民歌《三套车》。

三套马车飞奔前方，
在寒冬伏尔加河岸上，
赶车人低垂着他的头，
忧愁地轻声歌唱。

沉闷的汽笛声传来，歌声跟着往山里走，半真半假，她梦游似的竭力思索着。曾经，从俄语专科学校毕业后，她走进了部队，成为中苏合作翻译，四五十年代的青年人钟情俄国文学作品，她也如此。把虎林想象成契诃夫的小镇。那时候，留住他们的是浪漫、热血和无畏。后来，中苏关系破裂了，她成了虎林一中的英语老师，浪漫不复。

生活，开始。

和时代一起重新开始，趁着满脸褶皱生成前。

他们也许在大山里的隧道面前，显得微不足道。但小城移民的光亮开始闪耀了，肌肤，身体，鲜血，心脏，青春，在这里重新打通。

三

1975年，更多的人群坐上了拥挤的长途班车。他们的鞋底还沾着故乡的泥土，混杂的气息让他们眼神坚毅。

武汉还在春天中，我母亲也攀上了班车。她收到了父母的电话，他们已经在十堰的老虎沟整顿好了小家。母亲的反应很缓慢，久久的盘桓，直到爷爷拉着她在四十六中学请好假，拾掇几件衣服，这才跳

上车离开。

班车朝大山里跌撞走着，走进无边无际的麦茬儿里。这是母亲第一次独自远离故乡，睡梦中和清醒时的情绪一样，沿途的植被绿得让人的眼睛沉迷。母亲生涩地望着窗外，山越来越多，她的视线慢慢被雄浑的大山包围住了。山路干枯，沿途寡淡寡淡的，什么都没有，连前面还有什么也没了期待。大人们却愿意踏入深山重新开辟生活，这让她心头一阵震撼。她吃了几口新鲜的红豆包，奶奶疼她，一早就颠颠地去黄鹤楼边上买给她，她嚼着嚼着，满嘴的苦涩。

这是十五年来第二次见面。

母亲的奶奶教她，不管父母怎么对待你，都要说很想念他们，不然他们会伤心。他们最爱的就是你。

可她的奶奶不知道，胭脂路才是她的胞衣，爷爷和奶奶才是她的至亲。

十几年前，母亲被送到武汉后，一顿顿米糊让她活了下来。陪伴她的，是红砖古墙，是古老的长江和黄鹤楼。母亲先天体质弱，好在老人家底殷实，温和地养育大了她。她早早就有了棒棒糖，吃上了面包和牛奶。尽管父母没有太多的关顾她，尽管她常常因为噩梦在夜间颤抖，但她的奶奶坚持给她讲故事，讲那些父母英雄的故事，她似懂非懂。她的奶奶不停地讲，于是，故事就和她的童年捆绑在了一起。

车窗外的天空蓝得不真实，绵云低垂地跟着他们，棉花团一样清爽。远山光秃秃的，一路倒退着，但清风中有松树的琥珀气味。她把斜挎包抱得更紧，包里面有七十多块钱，她奶奶塞给她当生活费的。她清楚，那是全家一个月的开销。